

杨庆华 著



新中国经典影片与话剧的台前幕后

经
话

典

电

影
剧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回 放

新中国经典影片与话剧的台前幕后

杨庆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回放：新中国经典影片与话剧的台前幕后 / 杨庆华
著. —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6.8
ISBN 978-7-200-12264-0

I. ①回… II. ①杨…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9990 号

回放

新中国经典影片与话剧的台前幕后

HUIFANG

杨庆华 著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 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2 印张 181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0-12264-0

定价：6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序

我是个影迷。工作之余，我喜欢收藏老电影海报。为了使这些老电影海报生动起来，我想方设法找到这些影片的编剧、导演、演员，请他们在海报上签名。那些难忘的日子里，在老影人家中、在中央电视台《流金岁月》栏目拍摄现场的化妆间、在剧场后台，艺术家们面对着一张张的老电影海报，瞬间打开记忆的闸门，讲述起许多电影幕后那些悲喜交集的故事。这让我产生了写作的冲动。

我是个话剧迷。看了40多年的话剧，特别是北京人艺的戏，我是每部戏必看。北京人艺第一部让我难忘的戏是1978年的《丹心谱》，编剧是苏叔阳。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为了查找资料，我走进了北京人艺戏剧博物馆的资料室。记得那是个下午，我翻看着当年的演出档案，像是阅读着一部灿烂的人艺演出史。它把我带到那一个个生动的现场，带到那一个梦一样的舞台。

杨庆华

2016年3月28日

CONTENTS

目 录

第一篇 电影

《西安事变》创作为何被搁置20年	3
谢铁骊为《今夜星光灿烂》上书邓小平	6
《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原型在哪里	9
影片《铁道游击队》中大队长刘洪有几位原型	12
30年前，街上流行红衬衫	15
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闯了哪些“禁区”	17
《新局长到来之前》讽刺“溜须拍马”	20
《智取威虎山》为何没有演员表	23
林青霞与《最后的贵族》擦肩而过	27
张贤亮为何偏爱《牧马人》	30
首届金鸡奖为何出现两部影片“并列最佳”	33
影片《血，总是热的》为何被称为改革的“润滑剂”	36

迟来的《鸡毛信》	39
《焦裕禄》中的“兰考沙丘”拍摄于陕北榆林	42
“足尖舞”是如何舞进中国的	45
《红色娘子军》“练兵舞”令尼克松“眼花缭乱”	49
《人到中年》“限国内发行”	52
《白求恩大夫》为何被尘封了12年	55
《英雄虎胆》中的“伦巴”为何被剪掉	58
军事题材的《桐柏英雄》为啥变成了《小花》	61
1956年,《不拘小节的人》讽刺“到此一游”	64
上甘岭坑道的真实情况为啥没拍出来	66
《党的女儿》中的叛徒为啥没被处死	69
58年前,“花朵”偷抹花露水	72
“阿米尔”原是排球运动员	75
王蒙在《青春万岁》审片会上为何拍案而起	78
《探亲记》里的百货大楼“高耸入云”	81
《雷锋》及其幕后	84
于是之为何不满意《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	87
李默然临场“发挥”的“闯宴”	91
文学改编的“原著+我”	94
扎根生活才能出力作	97
我的十月	100

期盼银幕多些“今天的生活”	102
红星闪闪放光彩	107
从小蝌蚪到功夫熊猫	110
26年的相约	114
来点年画风格的贺岁片	116
天上掉不下来林妹妹	118
看着大师的画儿长大	120
“好人好事”影片也需戏剧性	122

第二篇 话剧

《茶馆》被批“缺乏阶级观点”	127
《雷雨》最早演出时也曾有“笑场”	130
老舍请“祥子”观看话剧《骆驼祥子》首演	132
《智取威虎山》原本是话剧	136
习仲勋为啥说《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好戏	139
电影剧本《火热的心》为何改成了话剧《丹心谱》	143
30年前，“小井”为何只演了3天	147
年年盛开马兰花	150
李龙云：今天累计一万两千步……	154
我和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老戏单	156

话剧舞台或可多些名著改编	167
话剧的“忧伤”	170
话剧舞台为啥鲜有今天的生活	172
唏嘘“龙须沟”	175
核物理学家的哥本哈根之行	178
后记	180

第一篇 电影

电影

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最好的朋友

在那个娱乐生活匮乏的年代

电影院就是我的天堂

重温经典并不仅仅是怀旧

好的电影总是百看不厌，终生难忘

《西安事变》创作为何被搁置20年

2016年12月12日是西安事变80周年纪念日。数十年来，反映那段历史的文艺作品不胜枚举。这些作品令人震撼，使人警醒，给人印象最深的是1981年由成荫执导，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西安事变》。鲜为人知的是，《西安事变》的创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了……

1962年，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成荫想把西安事变搬上银幕。成荫的岳父申伯纯当过杨虎城的交际处处长，是中共地下党与西北军的联络人，他常听岳父谈起那段历史。成荫写了一个剧本提纲，请周总理审阅，周总理的意见是晚些时候搞。1965年，周总理又指示：“片子可以晚些时候拍，可否趁很多当事人还活着的时候收集材料，先把剧本搞出来。”1966年，“文革”爆发，成荫拍摄《西安事变》的计划中断。粉碎“四人帮”后，为了缅怀周总理，甘肃省话剧团和西安话剧院分别创作了话剧版《西安事变》。1978年，两部话剧版的《西安事变》进京演出，受到首都观众的好评。文化部决定以话剧为基础拍成电影，任务交给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崔嵬。筹备期间，崔嵬不幸病逝。1980年年初，成荫接手电影版《西安事变》的拍摄。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一年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文化大潮。成荫和编剧郑重决定重新构思和创作剧本，还原一段真实的历史。

影片中张学良和杨虎城互相试探的一场戏很生动：

（杨虎城办公室）杨虎城自语着：“剿共，死路一条；置之不理，委员长那里又不能交差……唉……”张学良踱着步子，旁敲侧击：“如果能

找到这样一种办法，我们这里虚晃一枪，他们那里给让点儿地方……”杨虎城听在耳里，面露喜色：“这倒是两全其美，好主意啊……”

这场戏并非虚构，台词也是张学良的原话。影片中像这样有据可查的生动细节比比皆是。观众印象最深的是蒋介石被捉后的一场戏，细节同样出自史料：

屋内，两名西北军士兵手捧棉袍：“委员长，您还是穿上吧。”蒋介石身裹毛毯坐在床上：“张学良、杨虎城叛党乱军，水火不容，你给他送回去。”蒋介石下床走动，身上穿着睡衣感到很冷，不由得抱紧双臂。两名士兵停步耳语，然后说道：“委员长，这不是张司令和杨主任让我们送的，是我们送给委员长穿的。”蒋介石想了想笑道：“好，是你们的我穿。”蒋介石穿好后走向桌子：“你们两位叫什么？把名字给我留下，以后我们是患难之交。”

饰演蒋介石的孙飞虎是贵州省话剧团的演员，从未演过电影。刚开始拍戏时，腰板儿老挺着，一副“委座”的架子。成荫一喊“开始”，孙飞虎就拿“范儿”。成荫对孙飞虎说：“蒋介石虽身为‘委员长’，但他也是个人。一个人一天到晚端个架子，他受得了吗？你要坐就坐得舒服些！”

影片《西安事变》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30多个，历史上大都确有其人。摄制组分了几个小组，拿着原型人物的照片，跑了许多省市。让成荫最费神的是饰演张学良的演员。“好不容易从东北找了一个，从外形上看非常像张学良。可是演来演去顶多像个营长，连团长都够不上！”倒是孙飞虎发现饰演特务头子戴笠的金安歌与张学良有几分神似。孙飞虎让金安歌代替饰演张学良的演员对词，一试，很有少帅的味道。成荫也觉得好，于是决定让金安歌出演张学良。

金安歌和饰演杨虎城的辛静都是话剧演员，拍戏时，带点儿舞台上的“架子”。某天，拍张学良和杨虎城动员“兵谏”的戏。刚一开机，成荫就叫停。成荫问金安歌和辛静：“你们站定干什么？”金安歌回答：“观察一下，人员是否都到齐了。”成荫说：“为什么非要站定观察呢？一边脱大衣，一边走为什么就不能观察呢？”金安歌回忆拍摄这场戏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虽然银幕上不过是几秒钟的戏，但站定不站定，得出的艺术效果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是人为的表演，后者是真实的生活。”



《西安事变》在筹拍期间和拍摄过程中，由于西安事变比较敏感，关于要不要拍、怎样拍，一直众说纷纭。摄制组让在影片中饰演周恩来的王铁成在北京了解一下相关的精神。王铁成见到邓颖超时专门谈起影片《西安事变》，邓颖超说：“你们搞创作，你们就自己来嘛！”

1981年，电影《西安事变》上映，观众多达4.5亿人。影片在香港连映20多天，许多台湾同胞也赶到香港观看影片。1982年，《西安事变》获得第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配角奖（孙飞虎）、最佳化妆奖（王希钟、李恩德）。

（原载《北京晚报》2015年12月10日）

谢铁骊为《今夜星光灿烂》上书邓小平

2015年6月19日，著名电影导演谢铁骊病逝。谢铁骊一生编导了20余部影片，其中有3部影片（《海霞》《今夜星光灿烂》《月落玉长河》）是在邓小平的批示下得以顺利发行放映的。1980年，影片《今夜星光灿烂》审查未通过，谢铁骊给邓小平写信。邓小平先后两次批示：“不要求全，同意只减几个镜头，其他不要再动。”

1979年，剧作家白桦以淮海战役为背景，创作完成电影文学剧本《今夜星光灿烂》。八一电影制片厂邀请北京电影制片厂的谢铁骊担任这部影片的导演。谢铁骊大白桦4岁，参加过淮海战役。谢铁骊接到执导这部影片的任务很是兴奋，带上北京电影制片厂的青年演员李秀明，来到八一电影制片厂报到。李秀明饰演的农村姑娘杨玉香是这部影片的女主角，白桦在剧本中设置这个人物，来自他在淮海战场上的生活经历：“我曾经看见村里一个小姑娘躲在墙角里等人，当一排长经过墙角的时候，那个小姑娘往一排长手里塞了一双崭新的布鞋。他们相向注视的目光只是一闪而逝，我却看见了永远。”后来，一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我在繁星和照明弹的光亮下，又看见了那个小姑娘。她拦住所有她遇到的战士，在他们脸上辨认着。我当然知道，她是在寻找一排长。”在白桦的剧本结尾，身穿军装的杨玉香踏上进军的征途，幻觉中交替出现牺牲的战友们的音容。杨玉香行了一个军礼，轻声说：“再见了，同志们！”蓝色的天空，星光灿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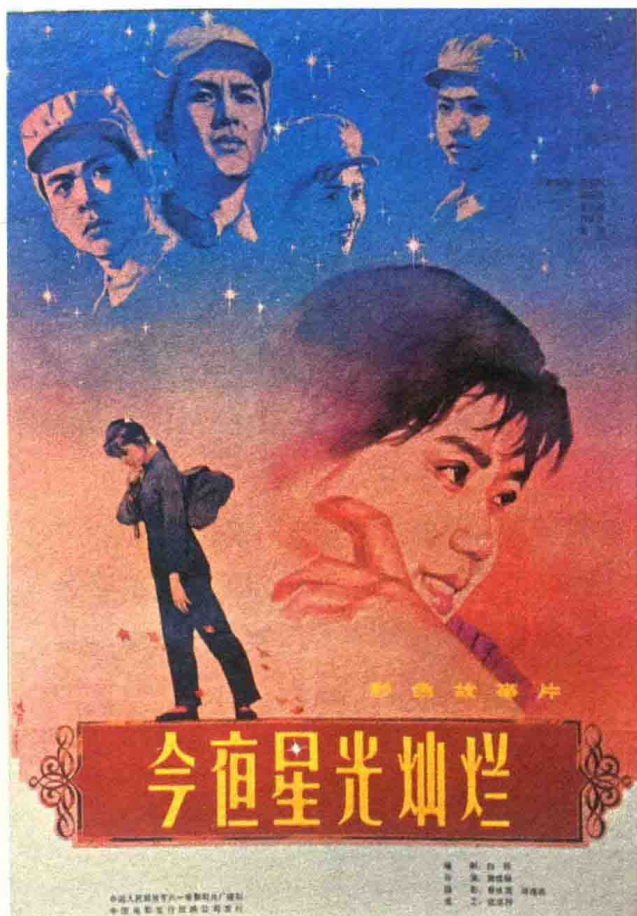
谢铁骊说：“在淮海战役真的生活中间，让一个女孩子跟着连队，跟

着排、班的，几乎没有。但是这个戏，我为什么同意剧本中这个人物的设置？因为她使战争的性质清晰了，我们这个解放战争，究竟为什么打。”在影片开场段落，谢铁骊用一系列特写镜头，来交代女主角的悲惨遭遇，表现这个战争为什么叫解放战争，就是解放这些被压迫的人民。

影片的外景地在陇海铁路车段南边的新沂县。有一场戏：

松林里，一片静寂。杨玉香默默地走在停放烈士遗体的担架行列中。她走到一副担架旁，掀开了被子，看到一个年轻烈士的遗容，杨玉香慢慢地盖上被子，又走向另一副担架。她弯下身去，慢慢地掀开被子，看到何连长的遗容。杨玉香热泪盈眶，良久地望着，用手缓缓地盖上了被子。嘹亮的军号声在夜空中回荡……

这场戏在审查时没有通过，说这是“陈尸”。批评影片宣扬了战争残酷论，不能发行。谈意见时，谢铁骊讲：“你看我们的电影拍冲锋，都是敌人倒下，我们的战士一个一个往前冲，最多有个别的受了一点儿伤，其他都是敌人死得多，我们自己军队的牺牲就很少表现……其实，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像这样几十万人浴血奋战的大战役，牺牲的烈士何止成千上万！我们这样处理的意图，就是要用这些先烈的英灵映照当代人的心灵。”谢铁骊据理力争，但还是通不过，他只好写信给邓小平。邓小平在信上批示：“你们再研究一下，不要求



全。”审查部门商讨了一个方案，要剪几个镜头，包括松林的一组镜头。后来，邓小平又有一个批示，就是同意只剪几个镜头，其他不要动。1980年6月，经过删减的《今夜星光灿烂》上映，受到广大观众的喜爱。但可惜的是，几组镜头剪了以后，和后边的戏明显不衔接了。谢铁骊回忆时感叹道：“唉，剪了真是可惜！”

（原载2015年9月17日《北京晚报》）

《地道战》中的“高家庄”原型在哪里

“地道战，嗨，地道战，埋伏下神兵千百万。千里大平原展开了游击战，村与村，户与户，地道连成片……”

1966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军教片《地道战》公映，风靡全国。“三年间发行拷贝两千八百多个”，影片中的“高家庄”家喻户晓，冀中平原上的不少村庄都说自己是“高家庄”的原型……

“‘高家庄’的原型是高平村”，影片《地道战》的导演任旭东回忆说。1963年5月，解放军总参谋部指令八一电影制片厂“以故事片的形式拍一个关于地道战的民兵教育片”。任旭东带领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和解放军工程兵共同组成的创作组，走遍冀中平原的几十个村庄。在河北省正定县高平村采访后，任旭东决定以高平村为原型，写一个村庄，取名高家庄。以高平村党支部书记兼民兵队长刘傻子为原型，写一个民兵队长，取名高传宝。

《地道战》的定位是教育片，又明确要求“按故事片来编，要有观赏性”。任旭东是军教片导演，从来没有拍过故事片，他的优势是“脑子里没有什么框框”，很会编故事。影片中假武工队在村公所围着桌子吃饭这场戏尤为精彩：

高传宝：哎呀，很早就听说你们要来，我们盼呀盼，今天总算是盼来了。

“宋队长”：我姓宋，是武工队队长。这个时期你们叫鬼子折腾得够苦的了。怎么样，咱庄的地道挖好了吗？